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
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
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
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
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
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
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
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以來惟
天隱子而已矣唐司馬承禎謹序

天隱子曰... 思俗對之同... 既無出... 養味... 許... 山... 書... 康... 林... 天... 天... 天...

天隱子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
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
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汚
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

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入
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
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

簡易簡者神仙之謂也

經曰至道不然則以何道

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

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

吾學也

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矣學氣反為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者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

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

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

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

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

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

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炁

是道家之權宜非求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

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

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炁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裊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

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闔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

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
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
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
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
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
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
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
尚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

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
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
我兩忘了无所照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无信心安處謂之定解言无定
能存想謂之閑解言无閑心坐忘謂之慧解言无
能解不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
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變齊萬物而言謂之
道德老子道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釋氏法華

皆一入於真如歸於无爲圓覺經云佛身有爲至性皆入於真如歸於无爲於无爲佛化身不墮諸因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大隱子終

書天隱子後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竒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寶曰道夫道者本乎清
淨其要在乎存三守一其理甚易知甚易習然非
庸人之可探惟造道者能之倫夙慕斯門雖未能
禮謝枯骨所覲免致淪沒幻身偶訪同志得一帙
曰天隱子捧讀三復實乃修真之樞要也唐司馬
子微得之於王屋山石刻遂爲之序後又附之曰
訣倫自有生以來未之獲知也其蘊奧機妙歷歷
垂示倫自揣才識淺陋未敢遽以微言稱議欲得
與衆共之謹鋟木以傳焉時嘉定己卯歲戊辰月
天赦日琅琊王倫謹書

予讀天隱子後序所謂冬至子時一陽炁始來運
自己之炁與之偕作此神仙至妙之術予曾遇人
授以斯說夜半之候是其應時日日不差予後旣
襲仕遂尔中輟即金丹之弦氣也大德丁未十一
月三十日子真子唐巖起題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爲之序
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
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諱承禎
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金華宋濂辯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
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間而名利之淡矣
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
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
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
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
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藏
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
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即行於

天隱子之書...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 三年恍然有所悟... 依此五門... 漸漸進習... 三年覺身心之間... 名利之淡矣... 又三年天隱子出焉... 授之以口訣... 其要在存想篇... 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 夫人之根本由丹田... 而生能復則長命... 故曰歸根復命... 夫人之靈識本乎... 理性性通則妙... 萬物而不窮... 故曰成性衆妙... 然而呼吸由氣... 而活故我有吐納... 之訣津液由水藏... 而生故我有漱嚥... 之訣思慮由心識... 而動故我有存想... 之訣人身榮衛... 血脉寤即行於外... 寐即行於

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臥舒展四肢次起身道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犬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為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脊入牙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

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端足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髀骨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七遍氣從脊脊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倘三百六十

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
於常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
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後序口訣終

玄真子

碧虛

唐張志和撰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于天
衢升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
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祗卑紫微
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祗卑王於地山河
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
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

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
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
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无怨二帝欣然
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
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
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
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
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
然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
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烟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

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
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幃
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
霧裊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
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也如壇厥下乎何安
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
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
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
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
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

唐涿同无不通无内无外无西无東曠閭溱蕩蒼
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
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颻階可
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
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
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
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祗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
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聞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
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
碧虛子泐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頽誅乎太寥之
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之无无造
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闔爾之視絕爾
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條而忽游請駕
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
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玄然无造而化是
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无玄而玄是謂真玄无真
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
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
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元元真乎其真一

乎真然後觀玄真逸言曰真真乎玄玄乎真玄
乎无真乎真真真乎无玄乎玄然後登太寥之
天夫无有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
也无有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
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
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浮風行而
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
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
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
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

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
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
不一幹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
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
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
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
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
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頽遊之履束赤聯之帶驟
火虬之蜿蜒鼓紫鸞之縞縱轉渥丹之雙轂執染

絳之六轡詎日卜時戒途祖道語明水之霽虹與
貫天之緋霓曰造而化者非真化化而造者非玄
造玄玄真真爲造化根造化何勲於碧虛碧虛何
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功爲已即此
假僞爲真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名名之情四游
隔越六虛迷冥于是東轅經諸無之界遇同空將
假道焉同空曰子何爲者而留於斯曰吾紅霞子
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同空間之曰孰爲
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
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死化可

造朕之國死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
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
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
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
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
攻之紅霞子於是乎拂衣西馳經元住之邦遇因
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
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
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輿照虛之璧
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壁乘之資尚弗

詬諸造化无假道于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
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為者而
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
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負可知
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
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
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玄原之郊迷
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
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烟霄車
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

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之資身之
用為味俗之耻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
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于諸無南至於自然
西至於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
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
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
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為誰也偉
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
化牧道於玄郊吾適為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
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且吾之有道

憂尚敢見造化奈何夫子以俗耻而干吾君賴夫
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兹玄原之上
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觀
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迷舊居將何面目以見
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
以游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
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赭然浮光沉影沂瀨泔波
二童乘玄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儵忽至造化之
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
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

後謁乎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慙代俗之榮耻皆妄
觀乎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
問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亡无不亡道不離乎
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有者无亡其亡无不
有其不有者无不亡其不亡放乎玄原之郊而无
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
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子眷
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大虛遇於同空太虛
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廬念于寰
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而造化容意造化心耳

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有无也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也容之為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无窮異萬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屈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鸞鷲

鸞鷲氏自東方來後麇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鷲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苦壞颯乎加呶喘乎氣噬者啜者啐者歎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睥者睨者辨者眄者睢肝矐呼玄賊作晟呼察乎瞳曼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鏗鏗力宗鏗謹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麇氏趨竹交竹切然而唬呼交古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字者昭晰粲朗幹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嶮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

者澎訶澶漫蕩乎水僑者眩者魑者魅者僊宰魑
切乎魄歛乎鬼斯極已意曰酢酬酢相窮以言泉
飛不斷自以為極然鸞鷲氏摩距厲吻以背戲聞
後麀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
諸身則鸞鷲氏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麀氏之說斯
二君者背彼默場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
霆適足驚鷲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
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觀至
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无若知

之乎大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
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于之所謂者
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
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
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无内者成
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
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
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
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

千責切

然曰颿颿周

切乎之風風風風香幽切乎而颼颼乎之颼颼乎而扇鴻

濛而么颼力么切吠於交切嚶古苞切鼓犛呼勞切辟力刀切

而悲咤颼呼出切颼呼交切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

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

滅没乎者逢扶邕切淳蒲忽切湫於鄰切熅之翁鬱乎者

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變隸黥於甘於甚切黥甚二切

之霍走感切霽徒對切乎者翳海天山遏日漫天其孰

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譟轟轟乎輶

輶忽犖犖乎鞞鞞衣謹切輪奔乎轂乎此歟電烜

烈缺若呼覺切霆驚劈歷乎此若獨不聞乎洪濤震

鼓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

吾之大乎此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

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頡頃相來切臭翼

之聲邪乎且翻鼇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且火之熯然烈然曰烘乎烜也冬切乎之煥

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斲煠烏來切灼爍烜

赫燿愈律切燿涸澤焦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焉日之耀昭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

乎熒熒乎歟杲杲瞳瞳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

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

乎崙乎之塊北磅礪之乎之崔乎嵬乎之物燒确
礪音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无疆
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竅胡萌切然曰乾
乎圓乎之慤乎只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
顛曼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六宗切然曰豁乎泆乎之
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
蒼茫廓兮而窳苦郎切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
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
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

道名之大可詣而問至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
日罷其耀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其
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
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慤
而還遂相讓為无為之色相與成无為之域以終
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
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為狀乎廓然其
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
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慤博玄圓者何
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

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
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
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元我老氏德之而未
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
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則大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
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
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蠲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
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也出乎隙負垢之蟲
游乎業根蟬之蟲植乎土篋也晒乎燭腹曰子之

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
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
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
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
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鼠首之患怪
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
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藁藁芥孽然垢
徐然步物亡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
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
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

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
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
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元羈羸誰之嫌
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
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
造物化之竒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
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
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
眩長吾視之亂其徐也睽若星之貫其疾也絲若
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

而无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
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
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
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
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
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
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
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
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
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鵜鷁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_坎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鵜之飛於是乎殼以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殼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_坎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脂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舶防風_坎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強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大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

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
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何知焉子不聞
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
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
神之至傲若无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
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
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
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白釋濤漢之疑
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
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

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爲君友也寂而不動
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
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
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
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若欲
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螢之
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
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
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
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

吾之說者空之无形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
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元心可知矣且
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馬贅聞而疣見托吾之
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
至玄之微偽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
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
漢炎光閃雲而爲雷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
而爲雷心智藏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
若之靈无吾之玄然吾之无也不无在若之有乎
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慙故友

願陪无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則
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
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
之君坐忘之后于睽脩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
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
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
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
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
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
大小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

稽天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
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
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
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
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
或以爲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
见无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
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
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
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鋤舌

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
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
君節並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
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
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
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
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
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
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間屏

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
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
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儵然悒
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
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
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
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
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
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无造
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

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
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
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
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
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
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
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
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

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寃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之忽无非者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无彼无有連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有无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无恒俾吾之令无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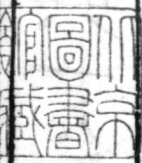
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无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

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真无矣夫能游乎真无之域者然沒謁乎真一之客者焉夫游乎真无之域謁乎真一之客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諡焉吾強爲之諡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諡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元之諡邪寂之

覺曰適吾與子為微談而子栗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為之絕談

玄真子終



5

